

救亡建國理端叢書

民族革命論



俞希平著

潘念之編

天馬書局發行

546
380

0302 ✓

救亡建國理論叢書

民族革命論

俞希平著

潘念之編

天馬書店出版

1938

救亡建國理論叢書序言

『救亡建國』是課於今日全中國同胞肩上的歷史任務。

八一三抗戰開始以來，全國有血性有民族自覺的男女們都狂熱着，興奮着，爲着中華民族的自由解放，不怕犧牲，不怕艱苦，站在各自的崗位上向着民族大敵日本帝國主義抗鬥。他們爲完成這歷史的任務而工作時，不但有着勝利的自信，還把握得光明的前途。

因爲工作的開展，他們需要更多的學識。報紙、雜誌、書籍，凡報道着或研究着抗戰的，他們不選擇的都閱讀了。出版物的發達及其銷路的廣大，打破

了從來的紀錄，這現象不但表示着青年戰士們的知識饑荒，也表示了抗戰工作是如何需要着豐厚的學識。

但從初期抗戰受到挫折以後，許多有自信的熱血青年自戰區下來，不免有點徬徨。這徬徨並不由於抗戰的暫時失敗，而是由於現實與理想的矛盾，客觀環境的開展不及主觀期待的急切；此外民族叛徒們故意提出荒謬的異論，也是使他們徬徨的重要原因。這些異論中，有的懷疑抗戰的前途，有的主張暫時的屈服以等待將來的機會，有的唱民衆無用論，有的對於民權民生起了反動，甚至有的對於統一戰線感到恐慌而在陰謀離間的。各種漢奸理論，一齊抬頭，於是他們在現實的失望後又感到思想的苦悶。他們乃徬徨着求真理 找出路。

「沒有正確的理論就沒有正確的實踐」，現在的青年戰士們正需要理論來指導實踐了。他們要從理論來反省過去，要從理論來把握未來，要用理論來推

進現在。他們的求知慾不但要求着現實的知識，還要求着解決現實的理論。

可是今日的文化工作者尚停留在第一個階段上。

文化工作者決不能追隨在現實的尾巴後，必須領導在現實的前面。當現實界將有某種要求時，文化工作者就得供給這些要求。因此，應於眼前的情形，我們便來供給青年戰士們的救亡建國的理論需要——編一套救亡建國的理論叢書。

這套理論叢書有着兩個任務：一面是揭發漢奸理論、叛徒思想的荒謬；一面是建立現實各問題的正確的理論基礎。這套理論叢書的內容，不但要解決眼前的救亡問題，還要討論到將來的建國問題，因建國基礎是建築於眼前的救亡運動中的。這些理論問題中，對於救亡方面：有關於抗戰的根本信念的，如抗戰前途問題、民族革命問題等；有關於抗戰政策的，如統一戰線問題、民衆動

員問題、軍隊改造問題、政治革新問題等。對於建國方面：有關於建國基本理論的，如新中國的前途等；有關於建國途徑的，如將來四政治、經濟、文化等問題。此外又有同樣為救亡與建國的基本認識的，如真理論、國家論、政黨論等。這許許多多的理論問題，都是眼前所急需具體解決的。我們以問題為中心，聘請專家，分別執筆，陸續出版，匯編成集，以貢獻於為國家民族而努力着的青年戰士們。

救亡建國的工作是重大的，是長期的，這工作的完成，正有待於全國戰士們的努力。如果這一套理論叢書的刊行，對於民族戰士們有所貢獻，對於救亡建國的大業也盡了小小的一點力時，編者與著者就十分榮幸了。

民國二十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潘念之記於漢口

民族革命論

目次

緒論	一
一 民族問題的涵義及其史的發展	七
二 帝國主義對殖民地的壓迫	二〇
三 批評幾種對於解決民族問題的錯誤思想	三七
四 中國民族革命採取的政策	四九

546.5
990
2

緒論

吉甯專科徵輯會



人類的全部歷史，是根據於社會的經濟機構而演變的，民族問題，亦不會例外。

在原始共產社會中，人類的集結，限於「民族」，當時所發生的鬥爭，只是「民族」部落間的鬥爭。

在封建時代，人類集結為「種族」，那時候君王諸侯間所發生的戰爭與吞併現象，只是一種「種族」的鬥爭。

民族間的鬥爭，區域的狹小，和他們結合形態的原始性，不用說與現代民

族問題的性質迥異；就是封建時代君王諸侯間的戰爭吞併現象，戰勝者的目的，只是向戰敗者徵收貨物，掠奪土地，榨取奴隸的勞動力，依舊沒有像現代帝國主義向落後民族，用商品不等價的商品交換，以及其他對經濟上緊密聯繫起來的企圖；更沒有把自己的語言、文字、宗教、風俗、習慣，像帝國主義對落後民族一般的，侵入異族實際生活中去，強人同化和接受的方法。中國古代常把四境異族，認為「化外」，就是這種意識形態的說明。所以封建時代的「種族」戰爭吞併現象，亦不能與現代的民族問題相提並論。

到了產業革命以後，資本主義時代，問題的性質才起了變化。新興的資產階級，為求商品市場的擴大，可是中世紀式的封建割據，各自為政的政治單位，相異的關卡、稅率，各種各樣的貨幣制度，以及不斷的交關與掠奪，妨礙了這一要求。又因為各地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宗教，種種的歧異，亦妨礙

了商品的交換關係。這些都與他們的利益相衝突，因此刺激資產階級，向着反對封建散漫性的鬥爭路上走去。他們企圖建立統一的大國，也企圖造成文化的
一致，因為這一切都能夠幫助商品交換。於是民族統一運動，創造民族文化，
建立民族國家等等，就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成爲新興資產階級的主要的
課題。

列寧說：「沒有民族思想，要從封建制度轉變到資本主義是不可能的。」
資產階級爲要達到實現資本主義的目的，他們遂領導全國人民，在統一民族反
對封建割據，反對專制政體這樣口號之下，進行民族國家的統一運動。這期間
英格蘭就把各部落統一起來，建立了有共同語言、文字、宗教與生活習慣的民
族國家。稍後，法蘭西、意大利，都以同樣理由，集結了國內不同的種族，確
立起比以前更強大的民族國家。

在那時候，新興的資產階級，把本國的封建制度清算了一下，可以算得將歷史的車輪推進了一步。但此後就轉向到反動的路上去了。

資產階級爲要博取更多的利潤，爲要和別國的資產階級相競爭，就需要佔據一定的地域當作自己活動的地盤，便把自己的「民族」「國民」與別的「民族」「國民」兩者之間的界限劃分，利用狹隘的國家思想作武器，防止別國的資產階級侵入自己的地盤。這樣國家與國家間就形成了對立的形勢。同時，因爲生產機關的獨占，剩餘價值的剝削，在國內產生了階級的對立。

資產階級這樣累積了資本，在相當時間內，發展的結果，復發生商品過剩、脹破了本國市場的現象。原有的國內市場、地盤，已經不能滿足他們活動的要求。但是，這時候環顧世界，凡是產業已經發達的國家，——尤其是西歐，都早已壁壘森嚴，難以闖入。不得已刀鋒一轉，便向着生產落後的國家與民族

，施行宰制手段了。亞洲的中國、印度，以及澳洲、非洲、美洲，一切落後的國家，紛紛地先後都成爲宰制的對象。資本主義的魔手，遂伸入了世界的每一角落。

這裏遂產生了侵略的資本主義國家，與被侵略的殖民地民族國家的對立。等到資本主義轉到牠將近沒落的帝國主義階段上，世界市場早已被他們分割淨盡，要想擴充地盤，只好向別的帝國主義手中去爭奪，於是牠們相互間爲了爭奪殖民地發生了深刻的對立，同時殖民地民族國家，爲要求獨立解放，更到處舉起了革命的大旗。

我們現在，可以暫時得到一個結論：

第一、所謂民族革命問題，是隨着資本主義而發生的問題，乃在歷史的一定範圍之內，決不是任何時代永久存在的問題。

第二、非但資本主義發生前的民族、種族，與其發生後的民族問題，有質量的不同；即資產階級向封建制度清算時的民族國家統一運動，與目前殖民地民族革命運動，性質上亦大有差別。

以下想把殖民地民族革命問題，作進一步的闡明。

一 民族問題的涵義及其史的發展

要得到民族問題正確的政治結論，和製定合理的民族革命運動綱領，對於民族問題的涵義及其史的發展的了解，乃是必要的前提。

民族問題的權威斯大林，曾給「民族」下了一個正確完全的定義：

「民族是歷史上形成的一種有共同語言、共同領土、共同經濟生活，

以及在共同文化上面，顯示出共同的心理結構的固定集團。」

在規定義中，我們首先須注意民族是歷史的產物，它有它自己的起點和終

點，它不能存在於社會發展的一切階段中。

在產業革命以前的封建時代，因為農業經濟的散漫性，封建諸侯領土的割據，貴族們對文字的壟斷等條件，阻礙了形成民族所必需的各種共同性的建立。特別是農業經濟的散漫性，足以阻礙了民族的形成。海士在「現代民族主義演進史」中說：

「縱使西歐在工業革命之前，已有頗為發展的民族意識，縱使智識階級一致地努力，使其同胞成爲民族主義者，但是講同一國語的各種方言的大羣人民，仍不能造成一個真正統一的政治實體，因為機械的技術，尙未充分發展，不能使人民和思想在廣大區域裏迅速地溝通起來；而且在工業革命尙不能使有力的國家政府施行其政治的時候，民衆對其民族國家，也無從產生至高的忠誠。換句話說，現代的大規模生產和大規模經濟，是世界各國民族主義向上發展的必要條件。」

民族形成，經濟是它的主要條件，但不是惟一條件。除經濟以外，還須具備一切構成的特徵，如共同的語言、共同的領土、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心理傾向，而且是歷史上形成的固定集團，方才可以構成一個民族。

例如：挪威人和丹麥人，他們雖有共同的語言，但沒有共同的經濟生活，不能成爲一個民族。

基爾王國或亞力山大王國，雖然他們是在歷史上形成起來的，可是他們是偶然的結合，彼此很少特定條件的聯繫，他們的分合，是以勝敗爲轉移，而不是固定集團，所以也不能稱爲民族。

前面已經提到民族問題的發生，乃是產業革命以後，隨資本主義發展而發生的歷史產物。我們更可以把這個發展分爲兩個主要的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產業革命以後，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制度時期。

因為產業革命以後，引起創立廣大市場的要求，而當時封建制度的割據、散漫性，在任何方面，都與這一要求相衝突。新興的資產階級肩頭，就担起了反對封建，建立統一國家的任務。當時資產階級雖然在社會上已佔到較優越的地位，但假如沒有大多數的農工參加，那末，亦將難以推倒封建的君王與諸侯，而達到目的的。所以他們提出了反對專制，爭取民主的口號，要求言論、出版、開會、結社的自由，以吸收農工大衆的參加。結果，專制的君王，割據的諸侯打倒了，特權的貴族遭走了，國家統一了，不利於商品交換的障礙物剷除了，新興的資產階級，已獲得權利；但對於他們的友軍，農工大衆，却輕輕地一脚踢開。歷史告訴我們，那時候在西歐，英吉利民族，法蘭西民族、日耳曼民族、意大利民族形成了；同時英吉利國、法蘭西國、德意志國、意大利國也出現了，總之，比以前強大的民族國家是實現了，資產階級國內廣大市場和要

求政權的目的算達到了，然而農工大衆呢，却因沒有財產、地位、教育（這是需要金錢才能享受的權利）就沒有選舉權或被選舉權這一憲法上的條文，被排斥在民權和民主利益的大門外邊！這並不是說選舉權的爭得，就足以代表民權的全都，但是那時的革命，雖多以反對封建專制爲口號，結果連形式的民主權利如選舉之類，亦未給予工農大衆，其他可以想見了。

當時資產階級雖犧牲了他們反封建的友軍農工大衆，但單就肅清封建割據這一任務而說，總算盡了推進歷史的任務。

至于東歐以及東方的中國，因爲特殊的條件，情形與西歐微有不同。西歐的經濟發展較早，民族結合的基礎已經穩固，在東歐和中國則在一長期中存留着幾個民族共同組成的國家形態。因東歐與中國，資本主義發展雖較爲落後，但爲了急須應付四境強悍的敵人，爲了軍事防禦的需要，爲了強大的軍隊的統

一指揮的要求，就在資產階級的「民主」國家成立之前，由封建君主貴族，將國家統一起來。例如莫斯科公國，爲戰勝韃靼人，就把境內的其他種族統一起來，成爲俄羅斯國。中國爲了抵禦北方遊牧民族，秦始皇時就成立了統一的大帝國。但這並不能抹殺經濟發展的鐵則。秦代以後，中國幾次三番的恢復封建制度，以及割據分裂，表現着歷史上循環倒退的現象，就是明證。這裡須特別提出的一點，是像這樣的國家，因國內諸民族還不及在經濟上團結爲整個民族時，就形成了統一的國家，所以往往在一國之內包含了數個以上的民族，成爲多民族的國家。

第二個階段，是從資本主義到帝國主義過程中，爭奪世界市場時期。

當資本主義繼續向前發展的時候，國內市場已不夠牠英雄用武了。牠需要更廣大的商品銷售市場、原料根據地和投資的勢力範圍。牠一方面對國內工業

大衆剝削，另一方面向生產落後的國家侵略，把這些國家變爲牠們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牠們爲鎮壓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從國內大衆身上，徵取高度捐稅，擴充軍備。牠們爲企圖壓倒他們的對手，別的資本主義國家，更瘋狂的競爭軍備。這種現象到了資本主義沒落的帝國主義時代，尤爲劇烈。所以帝國主義時代的民族關係，一方是資產階級築起民族鴻溝。各先進國間起了衝突，一方是帝國主義與殖民地的矛盾。到了這時，民族的發展，反而受了資本主義的桎梏而不能再前進了。

在帝國主義時代，資產階級御用的學者們，爲麻醉國內的農工大衆，供牠們犧牲，爲離間殖民地的民族團結，以破壞他們的革命，便發明了許多對民族的歪曲理論，以掩飾牠們的罪惡。最明顯的例如：

一、種族論 他們主觀的把人類分爲「文明人種」、「野蠻人種」、「開

「化人種」，「落後人種」、「優秀人種」、「劣等人種」以及「白種」、「黃種」、「黑種」等等，把自己當作文明人種，異種人當作落後野蠻人種。

每當帝國主義壓迫侵略殖民地半殖民地時，就拿出這樣的法寶作為武器，意大利說阿比西尼亞人是最劣人種，所以應該把阿比西尼亞吞併了。意大利的征伐阿國，為的去「宣揚文明」，把阿國引上文明的道路。德國施行反猶太的「清種政策」，說是在保持日爾曼人「血統的純潔」。法西斯日本，在瘋狂的侵入中國時，也說到中國來實行「王道」，以改造中國為「和平樂土」！

高爾基在他的「美國憲政史」一書中說：

「最不幸和最值得輕視的，恰恰是白種人自命為文明的家族成員，他們認為誰想壞平了文明人種與野蠻人種的鴻溝，使奴隸離開他們，誰就是他們的死敵。美洲和澳洲的禁止「黃種人的勞動」，美國和南非的禁止黑

人加入職工會，意大利的屠殺「黑炭頭」，德國驅逐猶太人……都是這一人種論實際應用後的成績。」

有時帝國主義相互間爭奪市場時，「人種論」亦常是牠們的武器。如同帝俄時代的「泛斯拉夫主義」，他的用意，不外把一切斯拉夫人聯合起來，受帝俄統治。德皇威廉的「大日爾曼主義」，他的用意，不外吞併所有日爾曼人足跡所到的地方。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他的用意是，白種人都應該滾蛋，好讓日本獨吞整個亞洲。

在這影響下，有時被壓迫民族受了資產階級御用學者學說的麻醉與唆使，也會提出與此彷彿的口號，例如：美國黑人中傳播「加爾文主義」，主張全世界黑人聯合起來回到非洲去。土爾其人的「泛土爾其主義」，主張土爾其人種歸併到土爾其去。「猶太人復國主義」，也含着「人種論」的意味。在這些

主張的發展相當程度上，自然也帶有一些反抗壓迫者的作用，但是抹煞了經濟的屬性，模糊了奮鬥的目的，他們的結果，往往會走到被帝國主義所利用，而藉以剝削其他人種利益的危險上去。猶太人被英國利用了，在巴勒士坦對阿拉伯人所引起的糾紛，是最好的證明。

第二、狹隘的民族主義 資產階級爲要把「自己」民族中的農工大衆，吸收到牠自己一方面去，以便幫助牠去剝削別個被壓迫民族起見，於是創造出「民族感情」的術語。法國的拿破崙第三，德國的畢士麥，奧大利的溜格洛，都曾利用過這樣的術語，以誘起本國人民情感，供他們犧牲。他們所稱的民族，是和別的民族利益，或全人類的利益，互相對立的。這種意識形態，發展到帝國主義將近沒落的今日，更變爲醜陋不堪的狹隘的民族主義。野蠻的屠殺，兇橫的暴力，是這種狹隘的民族主義的伴侶。日本法西斯在長時期煽動其人民

仇視他國人的心理，現在更縱容牠們的軍隊，在中國境內肆無忌憚的殺人、放火、奸淫、擄掠，就是這種狹隘民族主義的一種表現形態。牠的另一種形態，是泛濫於日本、意大利、德國、奧地利、匈牙利、波蘭以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間的「反共產主義」的各種暴力行爲。

這裏我們須特別提出，在被壓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國家間的宣揚愛國思想及民族主義，乃是反抗他們的敵人——帝國主義的過程中所必要的政策，是團結被壓迫的全國大眾，一致起來打倒他們唯一的敵人——帝國主義的必要手段，是爭取民族的獨立、自由、平等、解放的政治武器，牠絲毫沒包含侵略、壓迫，或剝削別個民族的成份在內。牠今天的旗幟是爭取民族的自平等，他在明天的任務是進世界於大同。殖民地民族與國際勞工兩者的共同敵人，都是帝國主義，殖民地民族雖然反對外來的侵略者——帝國主義，但他們並不

反對其他民族，即並不反對帝國主義國內的人民大眾，而反與之攜手。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是一個真理的兩面，所以帝國主義國家的狹隘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兩者間的涵義並不相同。如果把這涵義混淆在一起來認識，結果在行動上是曾被帝國主義所利用而走到反動的歧路上去的。

有時，帝國主義為達到牠們國際政策的陰謀，常會挑撥這種狹隘的民族感情，以製造成民族間的糾紛，英國對巴勒士坦猶太人與阿拉伯人的手段，是這一政策的運用例子，日本人在吞併中國分化中國的毒計中，樹立了「滿洲國」、「大蒙古國」等的傀儡政權，也在企圖麻醉認識不清的少數滿蒙貴族，又是一個例子。

現在，全世界被壓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正紛紛的舉起了民族革命的大旗

，以反抗他們的敵人——帝國主義，同時帝國主義却常常狡猾的顛來倒去，利用歪曲的民族理論，以欺騙國內人民，分化殖民地民族，破壞革命；如果我們不把民族革命的涵義、界限，以及它的發展弄清楚，往往有不知不覺就墮入了敵人陷阱的可能性的。

一一 帝國主義對殖民地的壓迫

前章我們曾說到，在產業革命以後，資本主義發達的初期，牠掃除了封建的散漫性，統一了一國的政治與文化，建立起民族經濟，克服了語言和風俗習慣的地方特性；就在這樣條件之下，完成了資產階級反封建的任務，建立起民族國家。在這些意義上講起來，牠是進步的，牠對於民族國家的建立，是盡了歷史的推進職務。但是，此後由一八七〇年到一九〇〇年間的資本主義走向帝國主義的過渡期，牠已轉化為反動的因素了。這個時期發生了無數次掠奪殖民地的戰爭，全世界落後的民族國家，接連地被先進資本主義國所分割了。英國

從一八九五年到一九〇〇年間，把自己領土，從二億九千萬方公里，增加到十四億八千二百萬的方公里，法國從七千八百萬方公里，增加到一億一千萬方公里，荷蘭從五千六千萬方公里，增加到二億五千萬方公里。德、意、美，甚至於日本，都有領土擴大的事實。更從一九〇〇年起以至最近的三十八年間，資本主義已到了他最後階段行將死滅的帝國主義途程，在這時期，他們除加緊瘋狂的奪取殖民地之外，因為資本高度的累積，和盲目的生產，更引起了相互閹割奪殖地的大戰。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爆發了世界空前的第一次大戰，現在更在發狂的競爭軍備，準備作第二次的大屠殺。列甯曾說：「在反封建制度的鬥爭中，資本主義是民族解放者；在帝國主義時代，他已成為最大的民族壓迫者了。這時資本主義已由進步的因素，變為反動的因素，把地球上的大多數人類，變為「列強武裝」的犧牲品，他借助於對殖民地的獨佔、特權，以及

各種各樣的民族壓迫，作為維持和保留資本主義制度的人為工具。」

巨大的殖民地佔領，是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發展不可缺少的前提，而且是帝國主義壽命存續的最大基礎。他們拚死的決鬥，互相爭奪，決不是偶然的。據布洛德一九二〇年的統計，全世界人口十七億二千萬人中，處於帝國主義隸屬狀態的人口，達十四億五千萬。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的人數，占如此巨大的數字，將引起怎樣的反應，這是毋庸說明的專了。

而且帝國主義到了這個時期，因為世界已經被他們分割完了，在世界上，「自由的」和未被佔領的領土，已經不存在了，他們為着擴大商品市場和原料源泉，就不得不以武力來爭奪其他帝國主義手中的領土，企圖壟斷市場，以延續他們的壽命，帝國主義間的對世界再分割的戰爭，已成為必不能免的現象。他們相互間，就形成一種國際可怕的對立。

又因爲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德國喪失了他全部的殖民地領土，意大利雖爲戰勝國之一，但結果分配不到什麼贓物，至於日本，因爲是一個原料不足先天薄弱的帝國主義，對於原料和商品市場的奪取，特別顯出迫不及待的需要，這三個國家遂分外的企圖突破世界的現狀，成立了侵略陣綫。一九三一年，日本開始向中國的東北三省用武力佔領，一九三四年，德國進兵萊茵區域，一九三五年，意大利向阿比西尼亞侵入，一九三六年，德意勢力復向西班牙伸入，造成西班牙的內戰，一九三七年，三國更訂立了反共協定，企圖在反共產的幌子之下，實現他們重行瓜分世界的鬼計，於是不論東方與西方，侵略者的刀鋒，同時轉向落後的國家殺入了。

此等法西斯侵略主義的囂張，不但直接燃起了殖民地民族的革命烈火，也與願意暫維現狀以保住和平的英、法、美等國家起了衝突。英、法、法等國不但爲

保持其原有殖民地，就是爲保持其國內安寧，也是與擾亂世界的侵略者相反對的。同時此等侵略國家國內的階級矛盾也跟着他對外的衝突而更加緊張起來。所以現在的情形，世界侵略陣線與和平陣線的對立，資本主義國家內的階級對立，帝國主義與殖民地民族的對立，三者正糾合在一起，世界已陷入最緊張的局勢中。在此緊張局勢中，受到最大痛苦的，便是殖民地民族。

現在再把帝國主義壓迫和榨取殖民地民族的情形，從經濟、政治、文化三方面，加以較詳細的述說。

第一·從經濟方面來看：

帝國主義在殖民地民族中，怎樣構成他們榨取的機構呢？克斯寧在第三國際第六次大會中報告「殖民地民族革命運動時」，曾描寫印度的榨取機構，好像「社會的金字塔」一樣。

印度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大部份還停留在小農經營的生產技術方面。全印度大約有六十九萬六千個村落。這些村落中佃農和自耕農的數目，計有一億八千萬，半自耕農約五千萬至六千萬。這些農民形成了金字塔的最下層。在他們的上面，橫着佃戶介紹人、高利貸者、商人、僧侶等榨取階層。再上一層是封建的土地所有者。這些都是印度土著。

在三億三千萬印度土人全階層之上，立着大約十萬三千英國人。結果在一個英國人之下，平均轄屬着三千個印度人。

在這些英國人中，有六萬四千是陸軍士官、將校、兵士、警官、高級官吏和實業家。他們被稱爲「老爺」，連印度貴族在街上遇到「老爺」的時候，也要下車馬脫帽。這些老爺的領袖是印度總督，印度事務大臣等等。而在金字塔的最尖端，安置着英國的五大銀行。

英國就在這樣榨取機構中，每年從印度榨取的金額，達十七億十七萬元以上。裏面包含：（一）英國獨佔的商業、海運、工業各方面的利潤。（二）由印度政府徵收的關稅、消費稅、印花稅、鹽稅、鴉片稅等等間接稅。（三）土地稅及其他直接稅。

還有維持榨取印度所必需的軍隊、裁判所、監獄及其他各種機關的維持費用，也由印度的勞動大眾擔負着。

印度的米麻產額，占世界第一位，糖、茶、棉花產額占世界第二位，小麥占第三位。印度對外貿易，一向都是出超。全世界的金銀，都向印度流入。一九二五年，甚至於世界金額的半數，被印度收買而去。這好像是世界最富的國家了。然而事實上，印度國民每年的收入，平均起來每人僅僅有三十八盧比，約等於中國二十四元的數目。從這一點看起來，印度又變成爲世界最貧乏的國

家了。

英國對印度的榨取，可以作為一切帝國主義對殖民地榨取的模樣。

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的最後階段上，牠們對殖民地的侵略，普遍的主要的特點是市場、原料地這些方面的獨占，以及金融支配等等。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他們對於半殖民地如何伸展他們的吸血管呢！

他們首先將半殖民地的若干區域，劃分為自己的勢力範圍，經營成為別的競爭對手的商品所難靠近的獨占市場。牠在這些區域裏利用經濟上政治上的優勢，開辦了許多工廠，對半殖民地低廉的勞動力施行榨取。牠們又把殖民地造成為原料的獨占市場，由於低廉勞動力的榨取，與原料獨占這兩種條件，才能穩固他們在生產上及市場上的牢固地位，同時更維持了牠們對本國無產大眾工資上高度的剝削機會，他們從殖民地榨取的利潤，分一部餘餒，投給國內工

人貴族，誘起他們的機會主義傾向，在愛國的口號之下，擁護對弱小民族的侵略，和支持對別國爭奪市場的戰爭。

他們更將國內剩餘的資本投向半殖民地，以造成獨占的投資範圍，將半殖民地的銀行、礦山、鐵路、工廠，都囊括在自己支配之下，還說這是一種對殖民地極有益的幫助。現在將一九三一年，列強在中國投資數目，錄在下面，以作說明：

國名	投資數 (單位美元)	對總額百分比
英國	一、一八九、二〇〇、〇〇〇	三六·七
日本	一、一三六、九〇〇、〇〇〇	三五·一
俄國(帝俄)	二七三、二〇〇、〇〇〇	八·四
美國	一九六、八〇〇、〇〇〇	六·一

法國	一九二、四〇〇、〇〇〇	五。九
德國	八七、〇〇〇、〇〇〇	二。七
比國	八九、〇〇〇、〇〇〇	二。七
荷蘭	二八、七〇〇、〇〇〇	〇。九
意大利	四六、四〇〇、〇〇〇	一。四
斯堪的那維亞各國	三、九〇〇、〇〇〇	〇。一
總計	三、二四二、五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

從這張表上看來，列強在中國投資的總額達三、二四二、五〇〇、〇〇〇美元，其中商業投資為二、五三一、九〇〇、〇〇〇美元，政治借款為七一〇、六〇〇、〇〇〇美元，在商業投資中不僅主要的產業如銀行、交通、礦山、鐵道、紗廠等方面，具有絕對的壓倒中國民族資本的勢力，甚至連瑣碎的企

業，如百貨店、旅館業、保險業方面，亦有着壓倒的趨勢。至於政治借款數額如此之多，足使中國失去其政治上獨立性，對於政治方面所起的影響，那是更可以想像得到的了。

不僅對中國如此，帝國主義用這樣巨大的金融資本，向一切落後的民族國家，無孔不入的吸取利潤，更加速度的累積資本。它的結果，必然將半殖民地國家的一切工業商業，獨占壟斷起來。

帝國主義對於半殖民地的農村，亦以各種方法，各種形態來完成他們獨占壟斷的任務。例如牠們利用信用制度的幫助，用肥料農耕機械和其他各種發明，以及合作制度的援助，加倍深刻的侵入了半殖民地的農村經濟中，把千百萬農民，也轉化為榨取的對象。同時因金融資本的深入農村，促成畸形的原料單獨栽培，增加了工業價格和農業價格間巨大的剪刀形不等價的交換，使殖民地

大衆生活，日益絕望的趨向窮貧，招來了殖民地農村中巨大的階級對立，引起種種糾紛和衝突，甚至釀成廣大的農民暴動。

第二·從政治方面來看：

帝國主義對殖民地統治的形式，大別可以分爲三類：（一）自治殖民地，如加拿大、澳洲，這些地方，形式上有獨立的政權，因爲資本主義在這些地方有較悠久的發展，原有的土著社會，已被掃清，比較的說，民族革命運動，已成過去的問題，而像資本主義諸國的階級鬥爭，成爲這裏主要運動。（二）殖民地，例如朝鮮、印度，這種殖民地，非但經濟上受帝國主義的榨取，政治上也完全失去了獨立性，全國人民，都淪入了奴隸的地位。（三）半殖民地，例如中國，這種形式的殖民地，乃是因爲包圍它，要想把它殖民地化的，不祇一國，而是由幾個以上的帝國主義力量，強烈的衝突和矛盾的均衡所產生的過渡

形態，並且是它能存續的最重要的根據。

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的統治，在形式上雖有不同，但在榨取關係上，並無根本上的差異。不過自治殖民地像加拿大、澳洲，這些國家，民族革命已不是主要潮流（菲律賓當然與此不同），暫且略而不談，現在單就帝國主義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政治上所造的罪惡，加以述說：

帝國主義爲要便利於他們的統治，往往在殖民地中間，按他們的需要，而樹立起直接統治或傀儡的政權。在半殖民地中間，因爲大部份土地還握在土著人的手中，帝國主義對於土地的直接支配力受着限制，表面上還容許獨立政權的存在。但實際上他們躲在背後操縱指揮，形成太上政府，而且在商業的中心點和軍事要地，是無論如何都需要樹立它們自己的直接政權的，租借地、租界，就是爲了這種需要而存在的。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政權形式，無論在程度上有如何差別，除出牠是舉起民族革命的大旗，否則就自然而然的會變成代替帝國主義，間接榨取人民大眾，和鎮壓革命的政權的。

帝國主義爲便利於牠的在半殖民地的榨取起見，會覓取一種更惡毒的武器，那就是不平等條約。百年來，老大的中國，被許多不平等條約束縛得幾乎透不過氣來，就可以證明帝國主義這一政策的厲害。

牠們爲穩固統治，分散被壓迫民族革命反抗力量起見，故意地維持着殖民地中間的多重階層，使被壓迫民族的人民隔離對立起來。牠們更挑撥被壓迫民族的感情，使之互相衝突，以至發生鬥爭，以便從中漁利。日本對於滿、蒙，以及英國在印度回民與印度人中間所施的伎倆，是明顯的例子。

分散被壓迫民族反抗力量的政策的另一種運用，就是故意卵翼割據分裂的

封建力量，使之永久存在。例如在中國，帝國主義爲穩定牠們勢力範圍起見，常常羽翼着各地方軍閥，造成割據局面，有時又因企求勢力範圍的變動擴大，復囑使軍閥造成內鬪。由於這一點上，知道半殖民地的中國民族革命的任務，爲「反帝」而又「反封建」，乃是必需的。

第三·從文化方面來看：

帝國主義爲要以「自己的姿態去創造世界」，爲求生產機關急速改善，與交通便利，爲求減少落後民族的反抗，牠們生硬地將自己的語言、文字、向殖民地移殖，在武力侵略之先，派遣了侵略先鋒隊傳教士，向落後的民族侵入。中國過去許多次對外的戰爭，其起因往往爲了教案。所以宗教信仰雖是個人的自由，但對於帝國主義利用宗教活動作麻醉政策的一點，却不能不加以防止和認識。

帝國主義對於半殖民地與殖民地的文化侵略，決不僅宗教一端。由於醫院、育嬰堂等慈善機關的設立，對於被侵略民族起了精神的滲染，由於學校、報館及其他文化機關的設立，對於被侵略民族的思想，作了訓練，最後還以自己的語言去改變殖民地人民的語言，以自己的服制、禮節及其他的生活習慣去改變殖民地人民的生活習慣，民族存立的基礎，遂被撼動了。這種侵略設施，在半殖民地，他們大半是用着金錢的力量及進步的科學技術，與絕對統治的經濟權力去實現的，在勢力極大或已吞併了的殖民地，他們便直截爽快的用軍事政治的命令去強迫執行。朝鮮人不能研究自己的歷史與文化，台灣青年不許再習中國文字，就是實例。最近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我東四省及河北以後，便修改教科書，增加日語課程，施行奴化教育；佔領上海、蘇州以後，更擄掠大批兒童赴日本施行特殊訓練，更是露骨的事實。在經濟的基礎之上，民族的特徵，大

部分在文化方面，而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的文化侵略，目的即在於改變其固有的精神，消滅其獨立的性能，而把他們鍛鍊成爲奴隸。意大利的「文明」，日本的「王道」，就是這樣的內容。

二二 批評幾種對於解決民族問題的

錯誤思想

看了上述事實，可以明白，民族間的不平等現象是跟着資本主義的成長，以致發生和加強的。因此教訓被壓迫民族的全體人民，和全世界被壓迫的無產階級，如果不把帝國主義打倒，資本主義消滅，是決不能達到民族平等自由的境地的。

而且以同樣的理由，為永遠消滅民族間的仇視，謀得人類間真正的和平起見，那末，在資本主義被推翻之後，應該承認一切民族的完全自決權，因為惟

有如此，才能够消除民族的不平等關係，開闢一條向人類更高度的結合的道路，亦即是中山先生所常提到的大同世界。

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上主張：對外，民族自求解放，對內，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就明白的昭示我們解決民族問題正確的大道。

但是，抱着機會主義的人，以為可以不必遵行這樣的大道，也可以解除民族間的不平，這種人的錯誤論據，不能不加以批判。

第一種是抱着改良主義的人。他們以為被壓迫的民族國家，在帝國主義下面，進行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有漸漸地成爲獨立國，和平的脫離帝國主義壓迫的可能。作這種迷夢的人，不僅殖民地和半殖民國家中的買辦階級以及受帝國主義御用學者的學說所麻醉的一部份智識份子，連自稱爲抱「社會主義革命思想」的人，有時亦會發着這樣怪論。

例如共產黨叛徒羅伊，關於印度問題就說

「帝國主義的新政策，漸次地使印度脫離殖民地而蛻化，印度漸次從「屬領」向「自治領」轉化了……最後，印度從農業的殖民地領土，變成近代的工業國——英國自由的諸民族結合的一員了。」

這種「殖民地蛻化論」者的理論根據，以為帝國主義時代特徵之一，是資本的殖民地輸入，這樣必然地引起殖民地的工業化。

但是我們試拿印度的現實情形來考察，與這理論是否相符？

英國資本對印度的輸出，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三年間總額計九千四百四十萬鎊，其中有七千萬鎊是政府的公債，佔了最大部份。至於作為生產目的的工業資本而用的，僅佔十分之一而已。這已够證明帝國主義對印度資本的輸出，非但不能促進印度的工業化，反之，却足以使英國對印度的統治，因金融資本

40
的效用，而更加緊密起來。

而且因為世界第一次大戰之後，印度土著資本的發展，威脅了英國。英帝國爲了阻止印度的工業化，就採取了各種阻止的方策。例如印度資產階級爲輔助工業的發展，要求設立國家銀行，遭受英國反對，復在一九二〇年頒佈設立國家銀行的禁令。又如一九二二年印度計劃建築十五億盧比的鐵路，關於車頭及其他材料，英國反對印度鐵工廠的承辦，結果終於向英國訂購。這些都足以說明殖民國在帝國主義壓迫下，要充分的自由發展產業，是不可能的。

當然，無論帝國主義施行何種妨礙殖民地產業發展的政策，殖民地工業，總是逐漸地在進展，這是一種事實。但這必要與帝國主義尖銳的對立下，或在牠們統治的裂縫中，始有存在可能。如歐洲大戰之際，列強無暇東顧，中國的紡織、製烟及其他產業，曾經蓬勃一時。當時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都十分樂觀

的，以爲從此中國可以走上富強的道路了，不料歐戰一結束，災害就臨頭，新興的中國的幾種產業，在與帝國主義劇烈的競爭之後，結果，一樁樁萎縮倒閉下去，只有極少數的能夠苟延殘喘的存續着，這就已充分證明「殖民地化論」理論的謬誤。

另外還有一派表面上與殖民地化論，好像相反。實際上是無意中在做帝國主義的保鑣人，這就是否決「民族自決」的過左革命家。

他們以爲民族革命運動，都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民族國家的獨立，對於勞工是得不到利益的，勞工階級自然不應給與幫助。波蘭女革命家盧森堡，以及現在的托派，就是如此主張着。

這種主張，表面看來，似乎非常的左傾，實際上，幫助了資本主義的存在。因爲這種理論可以拆散了反對帝國主義的兩個主力軍——被壓迫民族，與被

壓迫階級的結合，減低了革命的力量。

他們在表面上以世男革命的口號作幌子，以爲「工人無祖國」，所以認爲民族國家的建立，對於無產階級，是無用的東西，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對於民族革命運動，應該袖手傍觀，不加支持。由於這種論據，他們不僅主張帝國主義國家中的無產階級，對於殖民地民族革命運動，可以不必援助——其實是背離階級，幫助了帝國主義——而且進一步的主張被壓迫民族中的無產大衆，亦應脫離祖國，而不參加民族革命，如在中國的托派，稱中國共產黨號召中國工人大衆參加抗日戰爭是出賣階級；他們主張抗日要先打倒國民黨，這是何等荒謬的理論！

這裏，我們引一段列寧論民族戰爭與保衛祖國的話罷！

「如果這戰爭的真正內容是推翻外族的壓迫（這種先例在一七八九年

至一八七一年的歐洲是特別常見的)，那麼，這一戰爭便是被壓迫國家或民族所進行的戰爭。

「如果這一戰爭的真正內容，是從新瓜分殖民地，瓜分勝利品，掠奪他人的領土（此次世界大戰便是如此），那麼，保衛祖國的話，便是完全欺騙民族的圈套。

「被壓迫民族（例如殖民地民族）反對帝國主義國家，即反對壓迫國家的戰爭，乃是真正的民族戰爭。這種戰爭，現在亦是可能的。

「民族被壓迫國爲反對民族壓迫國而力圖「保衛祖國」，這並不是甚麼欺騙；而且社會主義者並不反對在這種戰爭中「保衛祖國」。

看了列甯這些話，我們知道托洛斯基派，不會把馬克斯所說的「工人無祖國」這句話的真正涵義弄清楚（其實是故意）。馬克斯這句話是指着資本主義

國家對落後國發動侵略戰爭時，或相互間作爭奪市場戰時，無產階級不要爲「愛國」的口號所蒙蔽，幫助自己的敵人——資本主義去作戰。否決「民族自決」的「革命家」，却故意曲解作爲任何國家的無產階級，在任何場合之中，都應該無條件的抱持無祖國的見解。這只是表示他們向帝國主義賣身投靠罷了。

前面我們會提到帝國主義對殖民地的侵略，將利潤的一小部份，投向本國的工人貴族，誘起他們機會主義的思想，使其在「愛國」主義口號之下，向無產大眾宣傳，叫他們替自己的敵人——資產階級，上戰場作炮灰。馬克斯的話是針對這種人說的。

很容易明白，如果殖民地存在一天，帝國主義有了剝削的對象，就能夠使牠們多存在一天，同時也就延長了向本國的無產階級剝削的機會。所以無產階級不僅對於殖民地的民族革命，不當取旁觀態度，而且爲早日搖動資產階級的

統治，應該更進一步的衝破「愛國」主義的虛偽口號，積極起來幫助弱小民族。至於殖民地民族中的無產大眾，應該積極援助各國的民族革命，以打倒帝國主義，那是更毋庸多說的了。

斯大林在「列寧主義的基礎」一書中說：

「在被壓迫國家殖民地解放運動的心腹中，蘊藏着革命的力量。可以利用這種力量，推翻共同敵人的利益——帝國主義的利益……因此，無產階級對於被壓迫，與不獨立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必然要堅決的、實際的、積極的予以幫助。」

看了上述斯大林的話，就可以明白社會主義革命，與民族革命兩種潮流的匯合，乃是極自然的現象。再引證一段列寧在第三國際第二次大會上，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草案中寫着的話，以證明反對「民族自決」一派人主張的荒謬

• 列寧說：

「帝國主義列強，對於弱小民族與殖民地之長久壓迫，使被壓迫民族中的勞動大眾，不但對於壓迫他們的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懷着仇視，就是對於壓迫他們的國家中的無產階級，也沒有信任。自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各國社會主義首領的叛變，在「保護祖國」這一口號之下，竭力爲自己國家的資產階級賣力，壓迫弱小民族，掠奪殖民地，這自然要增加被壓迫民族中的勞動羣衆，對於壓迫他們的民族中的無產階級的不信任。

• 要消滅此種不信任的成見，只有在先進國家中的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消滅之後，而且在落後國家中經濟起了大變動之後，才有可能。否則這種不信任和成見，是不會很快消滅的。……倘使全世界無產階級及一切落後國家中的勞動羣衆，沒有自由統一的趨向，那末，要戰勝資本主義，絕

對不能很迅速的完成。」

列甯與斯太林的話，足以粉碎「反民族自決」者的荒謬理論，是可以毋庸再作解釋的了。

現在再舉出一樁事實，以證明列甯與斯太林理論的正確。在我們東北義勇軍對日作戰中，曾受到了許多次日本勞動階級兄弟的幫助。以下是其中的一段實錄：

「這裏是一件驚天動地的歷史事實，這件事實表現出日本同志的真正革命的國際同情精神。事實的發生是在本年六月二十三日，地點是在吉林省的寧安縣，日本軍隊中的一個汽車夫，開着一輛載重汽車，車上裝載了六萬粒步槍和機關鎗子彈，還有許多手榴彈和炸彈。他把這輛汽車開到反日游擊隊時常出沒的山林偏僻的地方去。他雖然尋了好久，終於找不到游

擊隊。但是附近地方，進攻的日本軍隊底槍聲，已經響起來了。那時這個汽車夫，就不得已自殺了。中國游擊隊擊退了日本軍隊底攻擊，六月二十四日清早，他們在山路上發現一輛載重汽車，和汽車夫的屍首，在汽車夫的口袋中，找到了寫給他們的一封信……

看了這一段記載的事實，使我們聯想到，自中國全面抗戰以後，英美各國像輪船水手及碼頭工人，屢次發生拒運軍火赴日的事件，決非出於偶然。同時更令我們聯想到抗日戰爭，促成了分裂十年的國共兩黨的團結，有些不明事實真相的人，對之表示驚異，甚至對他的前途，表示懷疑，這皆是多餘的過慮。

四 中國民族革命應取的政策

我們已經知道，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種種壓迫和剝削，乃是延續牠們壽命的必要手段。被壓迫民族，要想達到自由解放，決不是靠請願形式，或外交手腕所能達到的，必須堅決的，作不屈不撓的革命鬥爭，才能達到目的。這是被壓迫民族共同註定了的命運。至於革命的策略，進行的步驟，因為反抗的對象，各民族的環境，爆發革命的時間，各不相同。所以各殖民地革命反侵略情形，多少微有不同。我們是中國人，尤其正當日本法西斯兇橫的以武力侵入中國的今日，對於當前民族革命的策略，應有深刻認識的必要。所以特別提出一章來討論。

中國過去，因為幾千年來，長久停滯在小耕地的農業生產狀況之下，所以當資本主義列強侵入了我們的封疆以後，便被變成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了。全國同胞，在牠們侵略之下，嘗盡了痛楚的滋味，貧窮、饑荒、疫病、兵災，就成爲家常便飯。我們偉大的革命的導師孫中山先生四十年的革命，「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這就是說目前中國的革命就是殖民地的民族革命，外來的侵略者不打倒，民族不得解放，其他的一切設施都無從談起。不幸的是中山先生在革命的半途遺棄我們而長逝了，可是他已留給我們不少寶貴的遺訓。在他手定的民族主義的政綱上規定着：對外「中國民族自求解放」，對內「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在他的遺囑上昭示我們：達到目的的必要手段，是「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他更決定革命的具體政策，是「聯俄」、「容共」及「工農政策」。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

年間，因為遵行了這些遺教，短時期內就掃除了北洋軍閥，革命收到了空前未有的成功。不幸，從一九二七年四月起，發生了國共分裂事件，接着是對蘇聯絕交及工農政策的轉變，以致造成國內長期糾紛，全國工農大眾，因生活日益陷于痛苦，其擁護革命的熱情，逐漸消沉了下去。日本法西斯軍閥，遂乘機作武力佔領中國之迷夢。暴日軍隊所到之處，殺人、放火、姦淫、擄掠，無所不為，日本法西斯這種兇橫的獸行，是田中義一奏摺中吞併中國毒計的實施，是想把中國由半殖民地轉變到獨占的殖民地地位。

我們不願四萬萬五千萬同胞淪於奴隸的慘境，那末，當前民族革命首要的政策，毫無疑義的是要驅逐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軍隊出中國。

為求中國民族革命的勝利——目前是求對日抗戰的勝利，必須準確的執行民族革命的政策，即：

甲·對內方面，主要的可以分爲（一）匯合國內革命的力量，（二）團結國內各民族的二點。

乙·對外方面，主要的須聯合世界無產階級，其他各弱小民族，及世界愛好和平的國家，共同努力。

以下分別討論這民族革命的主要政策。

（一）匯合國內革命的力量：

我們知道中國是一個鐵鋼工業不發達的國家，武器方面，當然不及敵人，所賴以爭勝的唯一條件，就在發動全國廣大的羣衆潛蓄的力量，與敵作殊死戰，在戰略上，初期應處採取持久的消耗戰，以打擊敵人；在軍事上使敵方戰鬥員逐漸傷亡；在財政上使敵人兵費負擔增加，不得不向其人民勒索，以促成其內部騷亂；在經濟上使敵人商品無法銷售，加強經濟恐慌，如此經過相當時期

，敵人內部矛盾加深，最後必然崩潰。同時我們如能在此長期抗戰中動員全國的人力物力以準備自己，改進自己，最後我以新銳的軍隊，同時在全綫對疲憊的敵軍施行猛烈的反攻，必能致敵人的死命，而博取最後的勝利。

所以殖民地的民族革命戰爭，人的力量是一切力量的基礎，也是最主要的力量。如何動員此人力以應用物力財力，如何動員此人力去轉變有組織的武裝力量，在本叢書的其他幾冊，已經討論到了，這裏專就殖民地民族革命戰爭中的各階級人民的關係，尤其就中國的現狀，加以分析，使各階級的同胞知道自己所負的使命及力量。

在前面已經說到，在十九世紀，西歐英、法、德、意各國的民族統一運動，係由於資產階級起來領導全國人民的一種革命運動。但中國現階段的民族革命性質卻有不同。十九世紀的民族解放運動，革命的對象是專制的君王及割據

的諸侯，中國現階段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以及受牠支配利用的封建殘餘。現在是已經由一國的問題，轉化爲世界問題，由一般的民主問題轉化爲人類真正解放的問題。這一個革命已經不是資產階級所能單獨擔負的任務，而是全國各階級的同胞所要共同完成的任務。帝國主義向中國施行露骨的侵略時，尤其是日本法西斯的武力侵佔中國時，被屠殺的人民，不僅是下級的工農同胞，即高貴的紳士與富賈，也難免被誅戮。敵人砲火所及，高大的工廠與破陋的茅房，同化爲灰燼。失陷的各地，除了一片焦土，一切都沒有了，攜老扶幼，流落於外鄉的難民隊，已把平日生活不同，職業不同的許多人們打成一片了。所以事實上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之下，被屠殺被榨取的，不僅是任何一階級的人民，整個民族已被造成一個整體，與侵略的帝國主義者成爲對立的階級。反對侵略者，完成民族解放，便是眼前中國民族的共同要求。不過各階級人民終究也

因其所處地位的不同，對於抗戰的意志與能力也多少有些不同。

帝國主義爲便於牠們奪取利潤起見，首先在半殖民地的中國，利用一班仲買商人，作爲中間的媒介，這就是所謂買辦階級。隨着帝國主義在中國財政金融上統治勢力的加強，買辦勢力亦自然一同加強起來，有時甚至於成爲可以左右中國政局，除帝國主義以外的唯一勢力。這一個階層，對中國革命，基於他們的利益，總是抱着反對仇視心理的。除了因爲他們背後帝國主義勢力的矛盾，能夠暫時參加革命，此外始終是一個反動的東西，例如：在抗日戰爭中，與日本有關的買辦，容易變成漢奸，破壞革命，這是毋庸細說的，至於向來與英美有關的買辦，却也有抗日的勇氣而支持這一戰爭的。但他們看到抗戰的困難及自身加入抗戰所要蒙受的損失，也不免會躊躇起來。因此他們決不是堅決的抗戰者，半途的妥協可能性是很大的。

半殖民地的中國，所有大部份土地的支配權，始終尚保存在一班封建殘餘勢力的手中，所謂大地主，往往就是下野的軍閥與大官僚，這一個階級原來是反革命的。可是，日本帝國主義侵佔着的地區，大量的在沒收他們的土地，因而中小地主及不少大地主們也表示着反抗，不過反動軍閥化身的及許多最落後的地主還是在反對革命，妄想侵略者的爪牙下討餒餘。目前在陷落各地替日本法西斯做走狗，紛紛組織「維持會」的人，大部份就是買辦以及大地主這些東西，可見資產階級營陣中的買辦與地主雖然可以有着民族覺悟而參加抗戰，但這兩個階級中仍有很多漢奸反革命的份子存在着。這些敗腐份子，在反日反漢奸的口號之下，無疑的他們是目前中國民族革命的對象。

在民族革命過程中，民族資產階級，以及小資產階級中的智識份子，這兩個階層，在理論上講，應該是負着領導革命運動的級層，因為：國主義經濟的

侵略，首先受到壓迫痛苦的是民族資產階級，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逐漸伸展，民族資產階級的勢力就要逐漸消滅，兩者之間，是成爲極對不能並存的對立。至於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他們在沒落的半封建社會中，絕對不會有什麼前途，再加他們在思想上不是受了十九世紀西歐民主革命思潮的薰陶，便是更進一步的受到了社會主義世界革命思潮的影響，他們對於民族的命運，更有着明敏的覺悟。因此，在教育不發達的中國革命運動過程中，能夠起着很大的作用。

在資產階級營陣中，民族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這兩個階層，他們一致的明白，惟有中國存在，始有他們活動的舞臺，所以他們在民族革命中，態度比較堅決，尤其是覺悟的智識份子，在每次革命運動上，總算已盡了啓發羣衆，推進革命的任務。「五四」「五卅」以及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國民革命，都由智識份子開始推進，同時民族資產階級，大部份表示同情和援

助，便是明證。

在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裂縫中，由於中國的工業相當發展結果，產生了與帝國主義利益絕對不能調和的民族資產階級。以同一的理由，在各通商口岸及各大都會中，更發生了數百萬的產業工人，他們受資本主義剩餘價值的剝削，較之帝國主義各國國內的工人，更形厲害。目前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下首先受到損害而感着生活苦痛的，便是他們。因為他們終年羣居在同一工廠之中，過慣集團的生活，無形中已形成了有組織的集體，所以對於革命的要求是堅決的，而又是齊一的，這一階級，毫無疑義的是革命的一個主力部隊。

最後剩下來的階級是小自耕農、佃農、僱農，以及農村手工業者，在他們的頭上，頂着帝國主義剝削，以及大地主高度地租與重利貸等封建的剝削，使他們陷入於地獄的痛苦深淵中。他們是佔全國人口中的極大多數，他們對於革

命又特別需要，無疑的是革命力量的源泉，但因智識的落後與居住的散漫性，他們革命的行動，往往會變成迷信神權的原始暴動形式，很難表現出有組織的進步性來，義和團與民國以來各地的紅槍會、黑鎗會等等，就是這種表現。現在被敵人佔領各地，蒙受最大損失的是農民，但他們除了被屠殺與逃難以外，很難自己有所辦法來抵禦敵人，只有在正確領導之下，他們才會發生偉大的力量而給敵人以致命的打擊。

由于以上的分析，中國眼前各階級的民衆，只有民族資產階級及工人，抗戰的要求最迫切，也最堅決，是能共同起來，負擔這一領導民族革命的任務的，廣大的農民，雖是抗戰最大的力量，但因着文化的落後與組織的散漫，還是有待於他人的啓發與領導的。在目前中國的革命中，資產階級與工人雖都是領導者，但必須共同聯合，來完成這一責任，他們要排斥另一階級而單獨爭取對

廣大農民的領導權時，則因許多年在帝國主義的壓迫限制下，都沒有長足的發展，其自身力量不足勝任，而客觀的反革命勢力，日本帝國主義與反動的封建殘餘也不是十九世紀的歐洲封建階級咧。

(二) 團結國內各民族：

中國在很早的時代，爲了應付四境強悍的民族這種軍事上的要求，就由數個民族組成了國家，是在封建制度尙未消滅，資本主義薄弱的條件下創立起來的，所以境內諸民族還來不及在經濟條件之下蛻化爲一個民族，可是已經集合在一個國家之內，因此乃是一個由多民族所構成的國家。這許多民族中，有一部分，直到現在，還保留其各自的民族各種特點。

帝國主義，爲分化中國，曾竭力設法保存中國的封建散漫性，企圖把中國的少數民族變成爲牠們自己的殖民地，所以不斷的挑撥慫恿中國邊疆民族，在

政治上與中國的中央政府脫離分立，以達到牠們直接瓜分中國的目的。最近日本法西斯，尤其露骨的在施用這一策略。牠利用溥儀作傀儡，樹立偽滿洲國，作爲強佔東四省的藉詞，現在又以建立「大蒙古國」煽動內蒙少數漢奸德王李守信之輩的叛變。這些滿蒙少數上層份子，受日本法西斯麻醉欺騙，結果，非步朝鮮後塵，很快的被暴日所吞沒不止。

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斷不是個別的民族問題，而是整個中華民族生存問題，牠們尤其是日本，經常的利用中國現有民族問題的複雜性，毒辣的挑撥離間，使中國諸民族間矛盾加強，以實現牠們吞併的詭計。因此應當把中國境內諸民族，統統轉化成爲民族革命的積極因素，澈底的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爭取中華民族的解放，這一種領導推動的責任，應該由漢民族來負擔。

在中國境內，非但邊疆各地，如蒙古、西藏、青海、西康、新疆、存在着

各種民族，即內地各省如甘肅、四川、雲南、廣東、廣西、湖南等省，也住有各種各色的民族；在強敵入境，國土日蹙的今日，所有境內諸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都應該給他們有獨立發展的機會，應該儘量給以幫助，不當稍存歧視，惟有諸民族文化水準的提高，本身地位增強，才真是整個中國國力和民力的提高和加強。

我們應當注意諸民族大眾生活的改善，使他們能與漢民族的革命大眾相携手，共同打倒帝國主義，切勿以爲僅僅籠絡諸族的下層份子，就是團結對外的根本辦法。

我們當消滅帝國主義對全中國諸民族的壓迫，同時我們也不當讓中國諸民族間，有民族壓迫的存在。

因此對於中國當前民族政策，應該澈底實行民族自決，境內各民族一律平

等自由，爲求各民族真正自願的，真正自由的結合起來，對於諸民族分立自由的權利，亦不當反對。

或許會有人過慮，將因此召來民族間的分崩，但只要拿蘇聯過去的民族政策作爲借鏡，就可以明白這種過慮是不必要的。

在帝俄時代，對於俄國境內的弱小民族的利益，不僅忽視，而且加以殘酷的壓迫，用暴力加諸弱小民族，強制地箝錮於大俄羅斯民族的周圍，所以有人把帝俄叫做『民族的監獄』。十月革命以後，多數派認爲要求境內各民族自覺的真正團結，首先應該給予弱小民族以分立自由的權利。他們的理由是：『俄國愈自由，那末我們共同承認大俄羅斯民族分立的自由也愈堅決，各民族分立的自由愈堅決，那末吸引其他民族與我們聯合的力量也愈大；吸引其他民族與我們聯合的力量愈大，那末各民族間的齟齬和敵視亦愈少；各民族間的齟齬和

敵視愈少，那末真正分立的事情未必多』。多數派就根據了這樣綱領，發表了一篇俄國人民權利宣言，裏面有四條原則：

「(一)俄國境內諸民族一律平等。

(二)俄國境內諸民族有自由自決權，直至分立而創立獨立國家的權利。

(三)取消一切民族宗教的特權和限制。

(四)居住蘇聯境內的一切少數民族和人種與文化，都有獨立發展的自由

。

蘇聯就根據這樣民族政策的綱領，把民族問題正確的解決了，同時因此得到了各民族幫助的力量，很快的掃清了國內鄧尼金，柯恰克等帝俄餘孽；並打退了帝國主義聯合對蘇聯的武裝干涉的隊伍。

由此可見真正的平等自由，才是團結各民族的因素，狹隘的愛國主義，只

是增加民族糾紛，它的效果，只是爲帝國主義所利用，作爲分化自己民族的武器而已！

基於上述理由，這裏對於目前論壇所提出的外蒙問題，來特別加以討論：在最近，正當日本法西斯加緊向中國用武力侵略的時候，有不少人站在軍事的要求上，要求外蒙出兵，甚至於根據宗主國的權益，要求立刻命令外蒙騎兵發動進攻日本。這種觀點，在理論上是否正確公平呢？這種要求在事實上，是否能夠收到良好的效果呢？這一切，在他們好像都不值得討論，只憑着「愛國」口號，以及「宗主國」權益；就可以抹倒一切。

首先我們當明白，外蒙自從新政權樹立以來，經濟、文化各方面，都有了快速的進步。這種進步的結果，使日本法西斯，雖處心積慮的想對外蒙侵略，這種迷夢終於爲外蒙政治的覺悟，以及相當的軍備力量所粉碎。

再看內蒙情形如何？過去我們不是曾採取積極的民族政策，但是這政策施行的方式，只是拉攏培植內蒙少數王公貴人，而毫不注意於他們文化水準的提高與大衆生活的改善。結果，這些王公貴人如德王李守信之類，終於受日本法西斯所利用，爲虎作倀，變成了走狗漢奸。

這裏清楚的證明：諸民族文化水準的提高，本身地位的增強，才真正是整個中國國力和民力的提高和加強，這一原則的正確性。

我們更當注意外蒙人口總數不過八十萬左右，正式軍隊不滿五萬，在這樣實際情形下，能够保守那廣大的疆土，牽制日本軍力，即可算是已盡了諸民族一致抗日的的作用，較之溥儀德王李守信之輩，糾集了無識的大衆，替日本打前鋒，高低上下，相差多遠！

如果不顧事實，只片面主張外蒙應該將他們三五萬的兵力，立刻與日本法

西斯作正面的武裝衝突，那末，試問對於外蒙，將釀起何種結果呢？

任何民族，對於保護自己的生存與自己的利益，都有着神聖的權利，這決不是隨便可以剝奪的，如果有人認爲非拿着「宗主國」的權益，將境內諸少數民族的這種權利剝奪了不可，那末，結果不但與事實無補，而且會越發增加諸民族間的隔膜，而中了帝國主義分化的毒計。

由於上述種種理論與事實，我們對於境內民族問題，可以得到下面的結論：

第一，我們應該認清，整個中國是帝國主義侵略的對象，整個民族只有在反帝，尤其反日的旗幟下，才能得到解放，爲了整個國家民族力量的加強，對於國內的少數民族，在不違背整個革命利益下，對他們的政治、經濟、文化，都應該給予獨立發展的機會，以平等的原則對待他們，然後他們始不至於爲帝

國主義所利用。

第二，應認識中國的民族革命，是與此界革命運動分拆不開的，它應當排除小民族的閉鎖、孤獨和偏見，爲人類全部的利益打算。但爲達到各民族「自發的結合」，在不妨礙世界革命的利益原則之下，應該允許境內各民族有自決的權利，亦即是中山先生對內各民族一律平等這一政策的實施。惟有如此，始能有真正自發的結合，加緊團結力量。蘇聯民族自決政策實施，不但未發生民族分離現象，反成爲革命成功條件之一，這是我們最好的借鏡。

(三)聯合此界無產階級，其他弱小民族，以及全世界愛好和平的國家。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將近沒落的今日，牠一方面由於經濟體系的伸展，已把全世界人類利害統一起來，由於世界市場和世界經濟的形成，使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日益接近起來。牠另一方面，由於本身矛盾的發展，產生

了階級的對立，以及國際的對立。

在帝國主義兩種矛盾日益深刻的今日，中國革命的對外策略，無疑的應該建立在這兩種矛盾基礎之上。

一切被壓迫民族，因為他們的敵人，同是帝國主義列強；在「反帝」的一致要求之下，我們應該與之携手，這是無須多說的。

至於蘇聯，因為他們經濟的體系，與資本主義截然兩途，他們與法西斯諸國，已成為不能兩立之勢，又因為他們是一種計劃的社會主義經濟，是無須商品市場的奪取，更無殖民地的需要，所以中蘇兩國，首先應該緊密携手合作，以反對日本法西斯。現在「中蘇不侵犯條約」已經訂定，此後中蘇兩國應該進一步的互相携手，共同向法西斯日本進攻，這是每一個革命者同有的責任。

在理論上講，使中國失去自由和獨立的，是國際帝國主義，而牠們對於中

國侵略，是基於資本主義必然的結果，所以中國革命的對象，是國際帝國主義，但在實行革命的步驟上，應該分別緩急前後，斷無同一時候，向一切帝國主義作戰的理由，尤其在目前法西斯日本、意大利、德國的侵略陣綫結成的現在，為反對牠們恐怖的屠殺，為爭取世界人類的和平，對於英、法、美以及其他站在和平陣綫方面的國家，應該取一種合作的步調，以取得國際上對我們的幫助，和同情。只有世界整個和平陣綫日趨鞏固對侵略者的打擊愈大，所能給我們的幫助的也愈大。無疑的，世界和平陣綫的存在，對中國民族革命是一種有利的形勢。對於這些國家，我們是應當聯合的。

最後，我們應該認識中國的民族革命，與世界革命是不能分離的，世界革命一天不完成，人類一天難得真正的和平，所以中國民族革命，應該認為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過程，因此對於世界的被壓迫階級緊密的聯繫起來，即日連

本的無產大衆，亦是聯繫的對象。從抗日戰爭爆發以來，歐美各國的工人，不斷發生抵制日貨，拒運軍火赴日，以及前述日本汽車夫，將日軍軍械駛贈東北的遊擊隊，這些事實，都說明了中國革命應取政策的正確性。

以上所舉民族革命的政策，均不會超出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範圍以外，尤不會離開中山先生對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對外求民族的解放獨立的主張，更不會越逾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我們相信，如果能夠澈底實行，不但抗日戰爭能取得必然的勝利，中華民族的自由，解放，可以達到，即人類真正和平的大同世界，也不難實現。

救亡建國理論叢書

民族革命論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出版

每冊實價國幣一角五分

著作人 俞希平

主編人 潘念之

發行人 郭澂

總發行所 天馬書店

漢口交通路生成南里六號

573
802241



6.5
0

\$. 15